

《惠崇春江晚景》一诗，让一江水携笑靥明艳的春天迤逦而至。这首题画诗是北宋文豪苏轼为惠崇的画而作。“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惠崇的画作将苏轼心中酝酿的春天招引出来，流溢于文字的芬芳中。

北宋初年，有僧九人，诗格高妙，以惠崇为首——或许正因如此，才吸引了苏轼的诗笔吧。然而，很多人未必知道的是，惠崇是建阳人。建阳，即今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

松溪、崇阳溪、南浦溪雀跃着汇成建溪，在建溪之北、武夷山之南，慈祥的大自然特地留出一块阳光充足、水草丰茂的宝地，建阳就是这个枕山臂水的宠儿。自公元282年初获“建阳”之名，传承至今已1200多年，建阳因而获评“中国地名文化遗产千年古县”。

建阳脉昌隆，大文人众多，名气最大的当数朱熹。其晚年就在建阳定居，在考亭书院传道立说。

丁母忧期间，朱熹在建阳创寒泉精舍，为母守墓，著述颇丰，其中就有《近思录》。“寒泉”二字取自《诗经·邶风·凯风》：“爱有寒泉”。在浚之下，“近思”则取自《论语》中的“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慈母鹤鹤，内心恸怛，思母劳苦，往事历历，但朱熹未让光阴虚度。竹风飒飒，是文字的殷殷召唤，更是亡母的切切叮咛。

考亭书院则是朱熹所创最后一座书

千年古县说建阳

何 南

院，位于建阳考亭村。我伫立于考亭书院高高的台阶上，思绪万端。翠屏山宛如屏风，将世俗悉数挡在外面，将文脉倾心守护。时已初冬，但建阳仍风柔云轻、碧绿如波，鸟儿优游地扇动翅膀，似乎在娓娓讲述与大儒、与书香有关的故事。不由得想到如今建阳对文脉传承的重视，想到公益书吧遍布、阅读志愿者众多的现状，似有所悟时，恍惚听见竹影婆娑中，朱子长衫飘飞，颂首吟哦：“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建阳与朱熹渊源颇深的另一个传奇人物，是宋慈。

几年前，为给友人的一本长篇小说作序，我翻阅资料，有幸从文字中结识了宋慈；之后二刷三刷电视剧《大宋提刑官》，算是与宋慈重逢。此来建阳，觉得与宋慈更近了。宋慈出生于建阳童游里，曾随朱熹弟子吴稚学习；入大学后，受教于朱熹再传弟子真德秀，学艺精进；在广州任上去世后，归葬于建阳。

宋慈纪念馆展板上，记录着宋慈的生

平。忆起他那本蜚声中外、流传后世的法医著作《洗冤集录》，我的胸中敬意如滔滔江水不可遏止。肃立宋慈墓前，小小圆冢，矮矮石碑，墓冢顶上野草萋萋，当风俯仰，仿佛在诉说墓主主人执法雪冤、清正廉洁、修身养德的功绩。我蓦然明白，宋慈不仅活在文字和影视作品里，更活在建阳人的眼里与心里。其刚正的秉性和柔软的内心融合为一，成为建阳人传统的精神。

得访建阳，自然也不能错过大名鼎鼎的建盏。我走进建盏生产企业，或大或小的杯盏正静卧在那里，发出幽幽的光泽，默然地打量我。托一只于掌心，质感厚重，仿佛传递着久远的启迪。千年的岁月、千度的高温、千锤百炼的工序，早已去尽它的浮华，铸成它的沉稳秉性。

炉火正旺，年轻的工艺师表情虔诚，一招一式都像在对岁月悠远处无言地告白。见我进来，工艺师撮着一只建盏的底部，倒扣过来，边让我看边介绍。早在宋朝，建盏已横空出世，并逐渐吸引了文人墨客的目光，现身于传世诗文之中。宋元时期，建盏就远销国外。2016年，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对建盏实行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如数家珍的介绍里，我听出了建阳人对建盏的自豪，和对这门技艺的执着。建盏无须说话，或低调或绚丽的色泽是最生动的语言；建盏更不曾为自己推销，歌颂的目光正是它飞向世界的翅膀。

以“建”冠名的，除了建盏，还有建本。建本与浙本、蜀本齐名，是产于建阳的雕版印刷古籍。行走于建本文化展览馆，我聆听着每一块雕版的讲述。这些原本早应腐朽的梨木梨木，因为文字与图画、线条与墨香，得以永生。与这个大型展览馆里琳琅满目的陈列品相比，我更惊艳于建阳一中那间“迷你”的“建本博物馆”。一位姓吴的老师将珍藏的与建本有关的物件悉数陈列于此，供学生参观学习，以此向建本致敬。

“南宋中叶，建本在日本流行，明朝时传入西欧。海外一些图书馆、博物馆中至今还保存着多种建本古籍。”在吴老师眼中，建本是一位使者，带着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跨越悠远的历史长河。

沉浸在这样厚重的时光里，朱熹思想的无垠、宋慈人格的光辉、建盏淬火涅槃的温润、建本雕刀刻就的传奇，一时间携风而来，齐聚心埠。眼前仿佛浮现，萃书香而长的建阳，正与悠长文脉一道奔流在时光的河床之上，一如建溪注入闽江、闽江汇入东海。



一捧故乡土

李易农

出来干活。母亲却说：“腰上的毛病不得事的。现在趁着有雨水种点葱，到了冬天城里菜贵，就派上用场了。”

母亲说这些话时，脸上带着笑，仿佛已经看到了那些葱正在萌芽。我无奈，只能陪她往菜地里走。

路还算平坦，母亲的木质拐杖点在地上，“咚咚咚”的声音，敲打着我的心。母亲一年来总是腰疼，可她要强，从来不愿意躺在床上歇息，抽空就出门种各种蔬菜，想方设法往城里送，怎么劝都不行，母亲乐此不疲。

母亲种葱的地块在山坡脚下。那里本是荒地，布满了石头、杂草。母亲硬是用锄头一点点整理出来一块田，又几番精耕细作，将它变成一块肥沃的田地，每年的收成让村里人羡慕，滋养着我们兄妹几个长大成人。如今虽然年迈，他们仍要为儿女着想，要凭一己之力，为儿女的生活增添一缕爱的味道。

这时，我才发现那把用绳子捆好的葱。干枯的叶子，紧紧地裹着青绿的葱心儿。这些葱，我似曾相识。

春天回老家时，在村口遇到了拄着拐杖的母亲。她正打算去菜地里种葱。

我拦住母亲，抱怨她身体不舒服怎么还

我用小镢头将土地挖了一遍，母亲捏着那细小的黑色葱籽往地里撒。葱籽落入泥土后，母亲又艰难地蹲下来，弯着腰，用苍老的手轻轻地拨弄着泥土。

“这菜也知道好歹，你对它好了，它也会对你好，自然长得好呢！”

母亲说的“好”我知道，那是关于付出和收获的故事。

现在，这些吸收了母亲的“好”的葱，又一次来到了我身边。

我放下电话，找来塑料桶。水，好办，泥土要去哪找呢？

“那些菜根上很多土，你抖抖，没准就够了！”妻子灵光一闪，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大声道。

我也一下兴奋起来，赶紧仔细地把每一棵菜根部的土块抖下来，“呼呼啦啦”一阵响，地板上落下厚厚的一层。细细的泥土，黄色的泥土，湿润润的泥土……竟然有两大捧还要多。

我喜滋滋地把泥土放到塑料桶里，加点水后，再把葱一棵棵栽进去。还别说，这些来自故乡的泥土，不多不少刚合适。

而那些葱，一沾染上泥水，似乎就明白了一位母亲的心思，瞬间开始从葱心儿处萌发力量了。



◀中国画《牵牛花》，作者齐白石，中国美术馆藏。

本版邮箱：dadi@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马 涌

乐在听书

甘正气

花，结果有学生听成了“中山北路”。看到学生的笔记后，据他自述：“我大吃一惊，北宋时哪儿来什么中山北路呢？”这让我听书时格外留心起同音词与多音字来。

听书要想有得，其实非常考验知识储备。我若想重读一些经典如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类，而又缺乏时间，往往就采取听书的方式。这样如果有没听清的地方，就可以依

靠记忆自动补足。同样由于是听书，我明白了为什么很多书有长段的“前言”“楔子”“开场白”。正是这些翻书时容易跳过，好似无关紧要的文字，让我得以慢慢收敛好心神，调适好身心，进入到最舒服的阅读状态。这让我在写作时也注意不要直奔主题，要娓娓道来，甚至要悠悠而谈。

就像麦尔维尔写《白鲸》，先来一章有关鲸鱼的“词源”。《阿Q正传》先是详详细细，认真真、慢慢悠悠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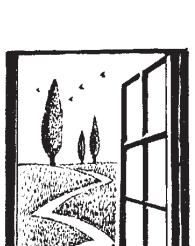
了小说标题、阿Q的姓名和籍贯，接下来无论作者写什么我们都不会感觉突兀了。《平凡的世界》开头平

和悠远，仿佛闲笔：“一九七五年二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漓地向大地飘洒着。那时已快到惊蛰，雪当然不会再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回过神来，人已入书中境矣。

眼睛已经享用过万卷世间至味，对于讲究公平的读书人而言，似乎也不应拒斥“耳食”。

或许这样才能真正“目染耳濡”，为之“目耳一新”。



石之趣

吴昌勇

的骨架般壮实。更愿意诗意地认为，每一块有名无名的石头都是阳光留下的脚印，深的、浅的、大的、小的、密的、疏的，繁若星辰。

在乡间，石头是一个温情脉脉的词语。老辈们形容自己的儿孙，和石头一样不懂得变通，没有心计。其实，另一层意思是，这些晚辈是有棱角的，朴实、本分，经得起敲打。也有人索性为刚出生的男娃起名为石头，小时候是小石头，规规矩矩、周周正正，经得起摔打；老了就是老石头，经得起世事，也扛得住风浪。

也许应了老人们的期盼，有些唤作石头的孩子，长大后就成了石匠，一门心思盘弄大大小小的石头。石磨、石

碑、石槽、石门墩、石碓窝、石碾子，这些或大或小、或方或圆的石器，成为乡村生活必不可少的物件。石匠就是石裁缝、石大厨。一块石头，在石匠手里就是一块上等材料，是绸子缎子还是毛呢子，是萝卜白菜还是葱姜蒜，他们打眼一看，能派什么用场便已了然。

和石匠一样，打小和石头一道长大的乡间百姓，人人都是摆弄石头的高手。他们将大小、形状不一的石头刨出来，砌成一道道整齐的石坎，在山腰垒出一块块梯田。他们用钢钎和铁锤搬运沉重的石方，在向阳的宅基地砌石墙起新居。这样的石墙是乡村艺术的最高境界，每一块石头都巧妙地摆在一起，相互交错，相互拉扯，相互支撑。巧手的石匠，凭着经年积累的经验，抡起手中的铁锤，敲打出想要的长宽高，将石头优秀和积极的一面敲打出来，也将精神和硬气的一面敲打出来。

山野中一些有灵性的石头，懂得如何热情地留住身边的植物和动物。这些石头是和气的，亲善的，铺满阳光的脸庞满溢着亲近感。它们的周身裹满青苔，洁白的苔花让近乎金属质感的石头升腾着热气。乡间老者的记忆

第三次来到厦门时，距离上一次鹭岛之行竟然已经隔了25年。前两次到厦门，都是在世纪交替之际，这座滨海之城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

初次到厦门是乘绿皮火车来的，一夜经鹰厦线烦躁闷热的折腾到达厦门。大巴把我们送到厦门大学旁的小宾馆，出宾馆向右，穿过厦门大学就来到了胡里山炮台。我们站在炮台上眺望大海的辽阔，听远处吹来的风声。第二天我们便前往大名鼎鼎的鼓浪屿，各色充满异国风情的建筑让我们大开眼界，柔软的海边沙滩让人不自觉地想待很长时间。

两三年后我带着父母亲又来到了厦门，还住在原来的宾馆，游玩的路线与上一次无二。父母亲第一次来到厦门，这也是他们到过离家最近的地方。在鼓浪屿，父亲惊奇于潮水的运动，年过花甲的他竟然像个孩子似的在沙滩画上一条线，兴致勃勃地观察潮水的上涨速度。因为时间仓促，没能让父母亲到厦门的其它地方去看看。即便这样，他们还是说了好几次：厦门真是个好地方。父母亲简单朴素的语言，是对厦门最好的评价。

20多年后，是飞一样的高铁把我送到厦门的。乘坐地铁，中途在地面行驶的一段更是刷新了我对厦门的印象——好歹我也是三到厦门的人了，竟然不认识厦门了。列车在大海面上静静地奔驰，远处的跨海大桥如长虹卧波，桥面上车来车往……从地铁上的站名就知道，今天的厦门早已不同于往日。

黄昏时分穿过中山路，最想看的还是念念不忘的鼓浪屿。日晚霞映照着天际，20多年间从平地生长出来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乘着游客轮渡，我们踏上了厦门的明珠。鼓浪屿还是那个鼓浪屿，但是它比过去更令人着迷。顺着街巷来到郑成功雕像下面，正好一艘巨轮刚刚起航。这艘满载货物的巨轮驶向哪里？我想定是我们想象不到的远方。

天色渐晚，鼓浪屿上的五彩灯光都已点亮，酒吧悠扬的乐曲不失时机地响了起来。我在路边小店买来本地酒，看着鼓浪屿的美景，畅饮于风沉醉的夜晚，恍惚间生出一个美好的愿望：如果能定居鼓浪屿上，观海景日出，伴涛声入眠，闻琴声入梦，岂不是人间最幸福的事？

翌日，我们约去见一位客商。座谈时，才知道这位年纪轻轻的女客商是我的甘肃老乡，来厦门快有10个年头了，主要业务是数字化管理。按惯性思维，我以为她是在厦门上的大学，其实她就读于甘肃陇东的一所普通院校，读的专业与今天的事业也并不相关。她大学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厦门，凭着甘肃人吃苦耐劳的精神在这里扎了根。她说厦门是一座包容开放的城市，容得下千千万万像她这样的外乡人创业发展。几年过去，厦门的海风把她吹得越发干练，从行云流水般冲泡铁观音的动作，看得出她已经历练成一个地道地道的厦门人。她喜悦的笑脸上，洋溢着对这座城市深深的热爱。

那之后，因为要接触好几位客商，我们每天早上都要乘坐地铁出行，在通往集美区的地铁上看着一群又一群来自天南海北的年轻人上上下下。在与他们的交流中，分明能感到他们对这座城市的喜爱和奋斗的激情。说起厦门的今昔，他们都充满自豪。年轻人是一座城市的希望，从他们洋溢着的青春就能感受到厦门未来可期。

其实，由于我姓氏的缘故，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厦门的“门”从何而来？清代《厦门志》中说厦门“为东南门户”。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改革开放的春风将厦门的这扇门从小门推动成大门，厦门也从“泉之门户”“台澎之门户”“东南之门户”上升为“祖国之门户”。今天厦门的“门”向着有志青年敞开，向着世界敞开，向着明天敞开，“厦门”二字实至名归。

愿美丽的厦门永远喜气盈门。



店、办厂，回寨里修了新房，一多半的人家买了小轿车，一些人家的存款早就超过了传说中的“晒席晒银子”。老梁补充道，外出的办超市、卖服装、搞装修，留守寨子的则搞起了牛羊养殖、家庭林场、中药材种植等。他自己经营一家兽医馆，刚才路上我们看见的不少养殖场，都是他的主顾。大家起早贪黑、相互帮衬，日子都过得不错。

丈溪变化如此喜人，看来那“斩龙脉”已不灵验了？我打趣地问老梁。他哈哈一笑：那是哄人的了。以前生产力落后，老百姓迷信，官府也迷信。现在党的政策好，路通了，水通了，通信进寨了，加上丈溪这些年变化。村干部说，丈溪原是一个行政村，后来与毗邻的村合并为今天的皂溪村。皂溪村如今是“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中国传统村落”。借着政策东风，丈溪发展很快，不少人外出务工、开店、摆摊，有的还自己办起了民宿，生意红火。

丈溪变化如此喜人，看来那“斩龙脉”已不灵验了？我打趣地问老梁。他哈哈一笑：那是哄人的了。以前生产力落后，老百姓迷信，官府也迷信。现在党的政策好，路通了，水通了，通信进寨了，加上丈溪这些年变化。村干部说，丈溪原是一个行政村，后来与毗邻的村合并为今天的皂溪村。皂溪村如今是“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中国传统村落”。借着政策东风，丈溪发展很快，不少人外出务工、开店、摆摊，有的还自己办起了民宿，生意红火。

山上的石头，笔挺粗犷，温存也细腻。生长在石头上的草木一脸傲然，修长的根须像道闪电，毅然投入石头的缝隙里，生长出石头一样的坚韧顽强。山下的石头是溪流一手养大的精灵，是和鱼虾一道嬉戏的伙伴，有着鸟雀一样温存亮滑的羽毛，唯有清流能够拨动它们的心弦。一串串叮咚作响的音符，和流水一道传唱到更远的远方。

高山流水，是大自然的骨和血，亦是苍茫大地千万年咏叹的平仄诗行。血脉相连的一汪情感，让每一块石头都在感恩于水的滋养，水的冲刷，水的亲近。山水相拥，让万物的双眸脉脉含情，也让日月和四季的轮转生生不息。

丈溪的故事

舒维秀

再过上用晒席晒银子的日子。

丈溪寨沿一条小溪分布，溪两边高山峻岭，山势陡险，溪水最窄处仅丈余宽，故名丈溪。不少村民沿溪而居，山上森林茂密，山脚田野阡陌，木屋炊烟袅袅，鸡犬之声相闻。前方公路边有几户人家，一位侗族老人手提竹篮镰刀，刚从外边回来的样

子。那是老梁89岁的老母亲，平时在县城居住，秋天回丈溪来——她舍不得山上越来越多的野生板栗、茶籽、油桐果。老梁指着房子说，这是二三十年前自己用打